



圖一 關帝廟遺址發掘區全景 祝賀攝影
地理坐標北緯34°47'42"，東經113°28'27"，海拔127.5-129.9公尺

商代晚期平民生活的縮影

河南滎陽關帝廟商代聚落的考古發掘

李素婷

商王室及貴族死後被埋在規模宏大、棺槨齊備、有大批精美器物隨葬甚至有人陪葬的墓裡，享受著生前的奢華；商王貴族統治下的關帝廟聚落平民，死後被埋在家族墓地小型的墓穴裡，幾無隨葬物品。在王畿以外的地區，商代平民生活場景及生活方式是怎麼樣的？關帝廟商代晚期聚落的揭露，成為商代晚期平民生活的縮影。

安陽殷墟是商代晚期的國都所在地。經過八十餘年的科學發掘，安陽殷墟的文化內涵及布局已經清晰。遺址規模宏大、遺存豐富，寬大的壕溝和洹河構成的防禦設施、雄偉莊嚴的宮殿宗廟建築基址、等級森嚴的王陵貴族大墓、星羅棋布的平民居住遺址和家族墓地、密布其間的手工業作坊址和以甲骨文、

青銅器為代表的豐富文化遺存，構成殷墟獨特的文化內涵，展現出這座殷商都城的王者氣派。殷墟的考古發現，向世人展示了商代後期政治、經濟、文化面貌及王都內商王及貴族的生活場景；發現的重要各類遺存，代表商代晚期生產力最高的發展水平。但在王畿以外的地區，商代平民生活的場景及生活方式

式、生活水平是怎麼樣的？關帝廟商代晚期聚落的發掘，為我們了解這一問題提供重要的資料。

關帝廟遺址發掘地理環境

關帝廟遺址位於河南省滎陽市豫龍鎮關帝廟村西南部。遺址現存面積約十萬平方公尺。遺址東約三公里

處，有須水河自南向北流過，北部約六公里處，索河自西南向東北流，兩河在距遺址東北約八公里處匯合成索須河繼續向東北流，入賈魯河而後入淮河。遺址北十八公里處，黃河自西向東流去。整體地勢南高北低，遺址偏南處有約一點五到一點八公尺的斷崖，東部有一條自然沖溝。為配合南水北調工程中線工程建設，二〇〇六年七月至二〇〇八年八月，河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關帝廟遺址進行了連續的大規模發掘，共發掘面積二萬零三百餘平方公尺，發現仰韶文化晚期、龍山、商代晚期、西周、東周、漢代、唐代、元代、清代等時期的文化遺存，尤以商代晚期文化遺存最為豐富。發掘灰坑一七二一個，墓葬二六九座，水井三三眼，陶窯二三座，房基二二座，灰溝十五條、竈坑四座、路三條。出土包括青銅、陶、石、骨、蚌、角、鐵、瓷等質地在內的文化遺物上千件。（圖一）

遺址的地層堆積分四層。由於遺址南部在上個世紀平整土地過程中地表被起取一點五公尺以上，所以上層文化堆積被破壞，耕土層下即為生土，只留下大量文化遺跡。遺址的生土為紅褐色黏土，土質純淨，結構緊密，部分地段文化堆積較深，破壞該層生土，文化堆積下直接為黃褐色的沙性土壤或黃白色沙土。在遺址北部的黃白色生土裡，含較大量的料礫。

文化遺跡與遺址佈局

商代晚期的文化遺存堆積較厚，文化遺跡豐富，灰溝、灰坑、路土、房基、陶窯、水井、墓葬、竈坑等大

量發現。

房址皆半地穴式單間房（圖二），所見皆地下地穴部分，地面建築部分不復存在。房屋地穴內亦不見倒塌堆積，房址上部有無牆體不詳。除了在少數房間內外發現柱洞外，多數房址都沒有發現柱洞。坑壁皆豎直，上未見有修整痕跡。平面形狀有長方形（或方形）和圓形兩種，方者居多。房址多有門道，門道多南向，突出於房屋主體，呈臺階狀或斜坡狀下行；部分房址臺階旁下挖有圓形、略呈袋狀的小深坑；房內多有在生土上挖建的聯體的橢圓形或圓形竈，竈旁多另有火膛；部分房址內無竈，只有火塘，火塘形狀不規則；個別房址的竈前並有橢圓形的操作坑；部分房址內設有壁龕，個別壁龕上部有火烤痕，內有放置火把的小洞；在一座房址內，有經火燒烤的長方形燒結面，燒結面稍低於室內地面，似為房內的「炕」；在一座房址底部，發現排列有序、填土純淨的小圓坑，坑底分別置有陶器或蚌、石塊，應為建築物的奠基類遺存。

墓葬皆小型長方形或圓角長方



形土坑豎穴墓，南北向者居多，東西向者較少，多長一·五至二公尺，寬〇·六至一公尺，保存深度〇·五至三公尺。多直壁平底，部分壁外張；部分有二層臺和腰坑；墓內填土皆為黃褐色沙土雜褐色黏土形成的花土，土質較純淨，多經過夯打，結構緊密，夯窩圓形圓底，直徑約〇·八至〇·一五公尺，夯層厚約〇·一至〇·二公尺，不少墓內填土的夯打較草率，夯窩不太密集，且下行較深，似單根木棍類圓柱狀工具亂夯而致；部分墓葬填土或二層臺或腰坑內殉葬有一至二具狗骨架；多單人葬，偶見雙人葬；墓主人仰身直肢或俯身



圖二 半地穴式單間房 作者攝影

直肢，個別的微側身屈肢；部分有單棺，部分無棺槨；多無隨葬品，部分人骨架口內含貝或手中握貝，有三座墓內隨葬單件陶器，遺址內規模最大的一座墓被晚期墓室挖破，在二層臺上有銅鈴、銅箭頭等小件青銅器。墓葬內的人骨架的腳趾骨及膝關節處多見有長期跪坐時留下的磨損痕跡，和商代晚期其他遺址如安陽孝民屯等地的商代晚期人骨架者相似。

水井開口平面形狀多為圓形或橢圓形，個別的為圓角長方形。分兩種，一種直壁向下一至二公尺左右後變為長方形，井較深；另一種相對較淺，開口較大，直壁向下，下部外



圖三 陶窯 作者攝影

張，為井水長期沖澗而致。這兩種井的用途有別，前者為生活用井，後者分布於陶窯附近，應該和燒窯有關。

陶窯皆在生土或活土上挖製成。皆為升焰窯，由操作坑、火門、火膛、窯室四部分組成。（圖三）操作坑皆近橢圓形，個別操作坑壁留有半周二層臺。火門呈圓形或近圓形。火膛位於窯室下方，略呈橢圓形，多較大，個別火膛自火門處向內後下挖很深，火膛底部遠低於操作坑地面。窯室為圓形，直壁平底，或略呈袋狀，窯算眼排列整齊，皆由四至八個長方形或長條形者等距分布於窯室周邊，一圓形者居中。窯室、火膛、火門之



圖四 祭祀坑 作者攝影

壁皆燒結為青灰色。每個窯的算眼內都塞滿了已經燒結或燒成紅色或青灰色的土塊，這些土塊是有意填塞用來分散火苗均勻窯室溫度的。個別窯室周壁滿部明顯的長條形的工具痕。

遺址中發現有和製陶有關的工伴坑，如遺址內發現的部分較大型灰坑，坑內填土比較純淨，幾乎不見出土物，填土內雜有黏性成分和沖積土層等，這類坑應該和製陶時淘洗陶泥有關。

祭祀坑多為圓形或橢圓形。（圖四）在祭祀坑內，發現有完整的或經過大塊肢解的牛骨架，個別坑內有完整的豬骨架。部分坑內發有人骨架。

發掘區南部，分布有大面積的灰土堆積，灰土成片分布，但片與片之間互相疊壓卻沒有明確的分界，灰土內含大量的草木灰和炭屑。灰土堆積之下有較多的祭祀坑。祭祀坑為圓形或橢圓形，坑內填土多較純淨，有整牛骨架，個別的為豬骨架，也有人骨架。從地勢看，這個區域為商代聚落內地勢較高的區域，大面積的灰土堆積，應該是燎祭的遺存，多座獸坑，應為祭祀的瘞埋。

灰坑有圓形、橢圓形、長方形、不規則形等幾種，以圓形為主。圓形坑根據其結構可分為直壁、斜壁、袋狀等幾種，平底居多，也有斜底和圓底者；部分坑壁向下一定深度留有半周二層臺，不少坑內底部挖有小圓坑形成子母坑；部分坑內挖有小壁龕，個別者在坑下部向外挖出較大的壁龕，應為儲藏所用的窖穴。袋狀坑一般製作規整，坑壁及底多經過處理，亦為窖穴。部分坑內留有上下用的臺階。其中兩個坑壁經過火烤，形成較厚的紅色燒結面；部分坑壁保存有較好的條形鏟狀工具加工痕跡。部分灰坑體積很大，坑壁加工精細。

深為一·五公尺，溝底不平。溝內填土基本一致，多為紅褐色黏土，土質比較純淨，結構比較緊密；在部分地段，紅褐色黏土中有灰褐色或黃褐色夾層，溝底部填土為黃褐色，有部分地段的溝底填土中夾雜有較薄的黃灰色沖積土層。發掘溝的復原長度約為五八〇公尺。圍溝環繞的區域約二萬五千平方公尺。溝所在的區域地勢南高北低，溝的底部也南高北低，南北高差超過一點五公尺。

文化遺物

商代晚期堆積內出土的文化遺物豐富，陶器類有鬲、簋、罐、盆、甗、豆、觚、鉢、甗、勺、拍等，石器有鏃、鏟、斧、刀（圖五）、圭形器等，骨器有簪、匕、錐、鏃等，蚌器有鏃、刀、鏃等，角器有錐等，銅器有鏃、鈴等。（圖六）部分器物製作精細，造型優美，如商代房址內的陶簋，器體較大，製作規整，器表紋飾精美；出土的紡輪，雙面及周壁皆刻畫生動的花紋；出土的石斧、蚌鏃、骨匕等生產工具，或厚重、或精緻、或靈巧，既有很好的實用功能，又有較高的藝術欣賞價值。在多個陶



圖七 商代陶鉢上的刻符 關帝廟遺址出土 作者攝影



圖八 商代陶鬲 作者攝影

地區，二段遺存遍布聚落各處，圍溝亦為二段遺存，三段遺存已經發展到圍溝外。從所出陶鬲、簋的整體特徵觀察，關帝廟遺址所出者和鄭州人民公園所出者比較接近，但部分器物的形體特徵晚於後者，二者應是年代上的差別；關帝廟遺址所出者和安陽殷墟同期所出者有顯著的區別而顯示出自身特點，這些特點是人群的不同還是地域性差別，需進一步工作確定。

王都與民居

關帝廟商代晚期聚落是黃河南岸地區首次完整揭露的商代晚期都城以外的中下層聚落遺址，該聚落功能齊全，並經過比較具體的規劃。發

掘所見商代晚期居址、墓葬區、手工業作坊址、祭祀區布局比較清晰，表明聚落內部區域之間功能的差異。該聚落主體外有圍溝，兼具居住區、祭祀區、墓葬區及多座零散分布的陶窯作坊，功能完備。這對於研究商代晚期聚落的功能分區、布局及當時人們的生活狀況、宗教習俗、房屋建築結構、陶窯結構及陶器燒造過程、手工業的分工及形式、墓葬制度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把以殷墟二期為主的關帝廟商代晚期聚落和殷墟王都的文化內涵相比，可以發現二者等級的區別：當商王武丁開創了殷墟二期商王都的盛世，商王室及貴族住在有著寬

大城壕及防禦設施的都城內巍峨莊嚴的宮殿裡，使用著鑄造精美、端莊瑰麗的青銅禮器和晶瑩溫潤的玉器，在甲骨上記錄著他們向祖先和神靈占卜的內容，用軍隊征服四方使之來享享王，都城內有專門為他們服務的手工業者及各種手工業作坊，他們死後被埋在規模宏大、棺槨齊備、有大批精美器物隨葬甚至有人陪葬的墓裡，享受著生前的奢華，並受到一次次的以人為牲的祭奠；同時，以武丁為首的商王貴族統治下的關帝廟聚落的平民，聚居在一個小型村落內，以一條環溝做防禦，住在單間的小型半地穴式房屋內，使用磨製的石器和燒造的陶器，從事著農業生產勞動和製陶手工業勞動，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也為生計或信仰進行著祭祖或祭天的活動，死後被埋在家族墓地小型的墓穴裡，基本沒有隨葬物品。這兩種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群所居住、生活的聚落內不同的內涵，共同構成了商代晚期社會生活的畫面。關帝廟商代晚期聚落的揭露，成為商代晚期平民生活的縮影。

作者為河南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圖五 銅刀 關帝廟遺址出土 作者攝影

圖六 商代遺物 關帝廟遺址出土 作者攝影
包含陶器、石器、圭形器、骨器、蚌器、角器、銅器等。

器尤其是陶鉢的口沿或底部，發現有刻劃符號或陶文。（圖七）另外，還發現方形鑿痕排列整齊的卜骨和卜甲。

該遺址面積較大，歷時長，但商代晚期的文化遺存是該遺址最主要文化遺存，主要集中在關帝廟遺址的東部和南部。發掘表明，這裡是一個商代晚期的小型聚落，聚落保存比較完整。聚落內部有功能分區，大部分遺存分布在一條圍溝之內。因圍溝隨當時聚落所在的地勢而建，底部高差較大，南高北低，北部無缺口或其他設施，故該圍溝不是為排水所

建。圍溝的南部中段有缺口，缺口中部地勢稍低，有南北向斷續的路土，表明此處的缺口應是進出聚落的通道。在通道西部的圍溝內側，發現門道東向、重覆修建使用的房址，應該和聚落的防衛有關。陶窯散布商代聚落各處，窯室內的廢棄物表明，陶窯的生產存在分工制度，泥質陶和夾砂陶分窯而燒。據陶窯和房址分布特點看，該聚落似是一個以作坊性質為主的聚落；但房址皆小型單間、內各具竈或火塘，又似是以一個個小型家體為生活單元。聚落內南部是當時地

勢最高的區域，有較大型的祭祀場，除發現填土純淨、埋藏整牛骨架或豬骨架的祭祀坑外，還發現有大面積的灰土堆積，成片分布在祭祀坑之上。這裡的祭祀遺存似乎有祭祀的中心點；各種坑和附近墓葬的分布，似乎也有一定的規律。墓葬分布主要集中在兩個區域，一是圍溝內東部中段，二是在圍溝外側東北部。圍溝內東部中段墓葬中有相對來說較大的墓葬三號墓，三號墓周圍有多座小型墓相圍繞；圍溝外側東北部商代晚期遺跡比較少，是專門規劃用來作為墓葬區的，這裡的墓葬排列比較整齊，以南北向者為主成排分布，東西向者較少，多成排插入南北向者排與排之間的空白地帶，少見打破現象。

發掘的商代晚期文化遺存，在層位上存在多組早晚疊壓或打破關係。從陶鬲形製、尤其是鬲足的高低看來（圖八），大致可分三段。依據鄭州人民公園和安陽殷墟等地的材料，關帝廟遺址所分三段，大體相當於殷墟一期、殷墟二期、殷墟三期，而以殷墟二期者為主。從初步整理的情況可知，一段遺存主要分布在圍溝內部分